

邪派高手

(四)

贺原著



目 录

第十三回：

误中奸谋 同行如敌国 (1)
雌雄莫辨 庵主陷重囚

第十四回：

拐似腾龙 老魔难偿愿 (77)
剑如疾电 侠女显神通

第十五回：

毒困蛇涎 针金堪度劫 (185)
天生奇景 石林可练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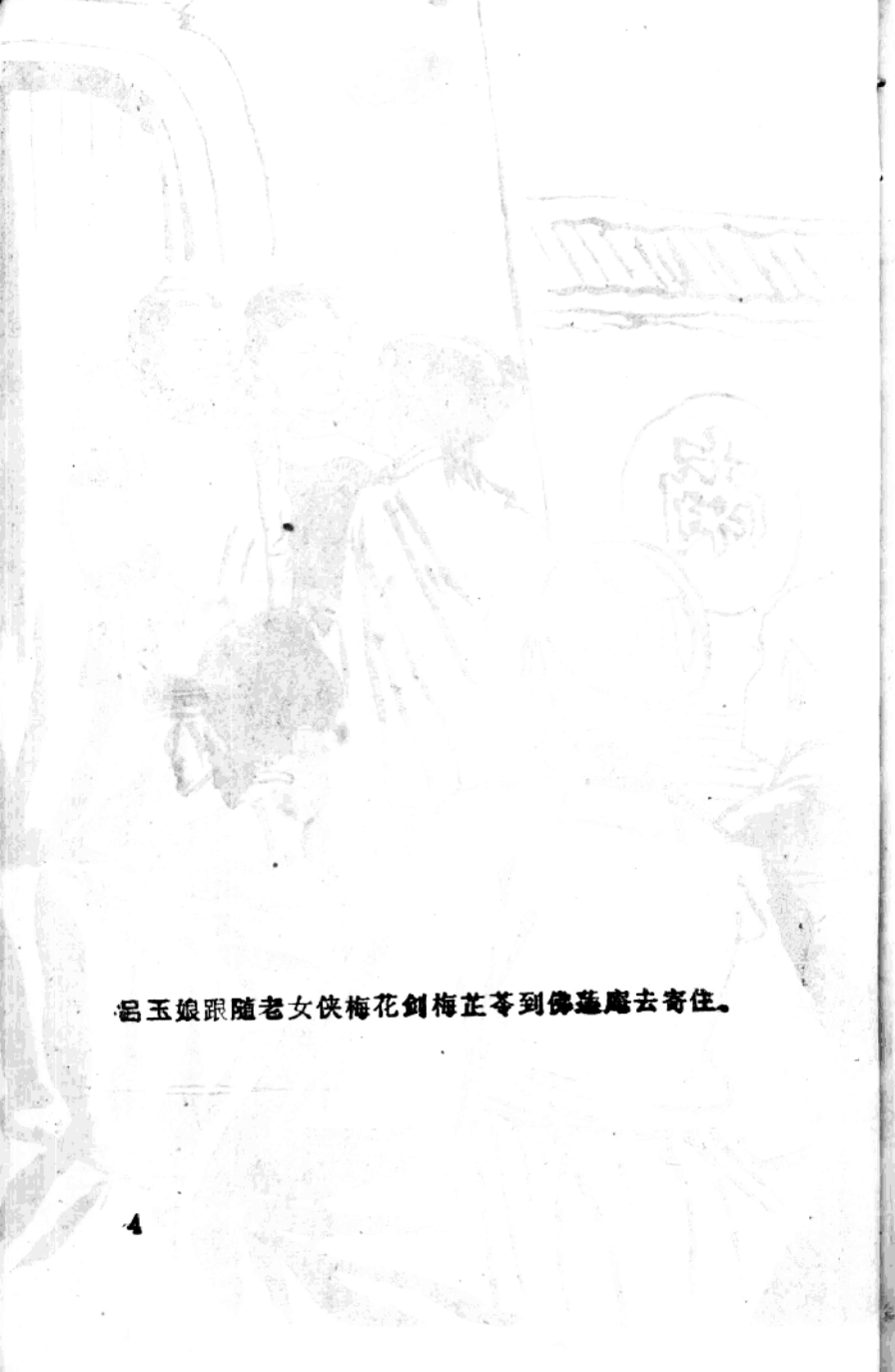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六回：

意外相逢 妙手除恶疾 (279)
奇峰突出 姐弟雪亲仇

第十三回

误中奸谋 同行如敌国
雌雄莫辨 庵主陷重囚





呂玉娘跟随老女侠梅花剑梅芷苓到佛莲庵去寄住。

他下到山脚，倚在马旁，想起去夕与吕玉娘成双成对，有说有笑，相偎相倚，背她上山，何等亲密！可是，这一切，都成过去了，身边空虚了，说话无人了，过去单人匹马惯了，不觉得怎样，自从与吕玉娘在一起之后有说有笑惯了，忽然落单，自然难过。

凌起石想念吕玉娘，吕玉娘也在想念凌起石。原来她跌下去的是一道水坑，水势甚为汹涌，她轻功有极高造诣，一觉不妥，马上张开双臂，噓气旋身。尽量减缓下降速度，加以跌在水中，给一冲一涌，便去了丈许，所以并未跌伤。她本能地使出真劲，尽量稳住身子，跨出水坑，再沿着水坑细察周围环境，并向外走了很远。

突然，有个女孩子“咦”了一声问道：“姐姐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吕玉娘看这女孩，大约有十一二岁，长得天真可爱，大眼睛，胖脸，显得十分开心，很逗人喜爱。

吕玉娘正要回答，忽又有个女人口音问道：“小琪，谁采了？你跟谁说话？”

“奶奶，一位姐姐，一位未见过的姐姐，她长得真好看，真美！”大女孩说。

“小琪，你说有位姐姐，她对你说什么了？”

“奶奶！她没说什么，她一身都湿了，刚洗过澡的。”

吕玉娘本来一肚子气，也听得失笑了。她想，自己从水坑爬出来，多么狼狈，她却说是刚洗过澡，又是多么写意？她一下子就对这个女孩子有了好感，朝她微微一笑，问她：“你是小琪吗？”

“嗯，我是小琪。”

“你奶奶呢？带我去见你奶奶好吗？”

“不，奶奶不见陌生人的。”

“小琪，你问她叫什么，姓什么，怎会到这里。”奶奶对小琪说。

吕玉娘不待小琪发问，自己说了，奶奶又问她是哪里人？爹爹是谁？吕玉娘也说了。

那奶奶忽然显得很激动地问：“你爹可是在山西大同做过官，不容于朝廷的？”吕玉娘承认了，并述说爹爹被奸人所害，丢官之后几乎被杀的经过。

奶奶喟叹，并说：“小琪，你请姐姐入来吧！”

“奶奶，你要见姐姐是不是？”小琪问。

“是，快请姐姐入来。”

“好，奶奶！”小琪十分高兴，不怕吕玉娘一身湿衣服，旁着她一起走。

奶奶坐在床上，见吕玉娘入来也不起床，只是摆摆手，说声请坐。

吕玉娘因为一身尽湿，怕坐湿了地方，不敢坐，奶奶明白，叫小琪取她的衣服给吕玉娘更换，吕玉娘谢过。

双方一叙之下，原来十五年前，吕玉娘爹爹初任大同府尹，曾救过奶奶一家人性命，后来，她患了病，下肢不能活动，又怕仇人寻仇，便躲到这地方，不料仍然有机会碰头。吕玉娘从凌起石身上学到针灸术，身上又有针，便要替奶奶一试自己的针术。奶奶虽然不存太大希望，还是愿意给吕玉娘一试。

吕玉娘还是第一次使用针术，难免心情紧张，手颤汗流，使得在旁观的小琪也紧张起来。

吕玉娘其实是曾经不只一次使用过针术的，不过那不是替人治病，是学习，凌起石以身试法，教导她如何运针，如何认穴和解释每一个针穴的反应情形。但是，凌起石自己懂得适应，她不怕用错，这位老奶奶却不同，他已十五年不良于行，机能已经衰退，反应自然较缓！因此，第一次正式使用针术替人治病的吕玉娘便惴惴不安了。

针有长短，形状亦不一，有的三角形，有的圆形，有的弧线形，有大有小，有长有短，小琪看着吕玉娘把针一根又一根插到老奶奶身上，惊异得把一双眼睛睁得不能再大。她不断问：“奶奶！痛不痛？”

老奶奶实不觉得痛！她只感到酸烦，体内似有虫蚁走动，很不好受，却又似乎很舒服，感到极怪！便不出声，任凭吕玉娘施展！吕玉娘忙得一额汗，一口气替老奶奶针了三次才歇手，对她说：“我是刚学会的手术不熟，一定使你受到加倍痛苦，假如石大哥在这里，你会舒服许多！”

“不，说真话，我现在已经舒服许多了！”老奶奶说。“你开始时，我是不相信的，现在相信了！针术有这样效果，实在出我意外！是了，吕姑娘，你说的石大哥又是什么人？”

“他是我一位朋友！我的针术就是跟他学的！”

“他呢？不是和你一起？”

“本来是是的！我误中机关，掉了下来，只怕他还在上面找我呢！”

“吕姑娘，你结婚了？”

“还没有？”

“他待你很好吧？”

“很好！他待我很好！奶奶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想见

见他？”

“吕姑娘，我这十五年来无所事，胡思乱想，倒想出了一些招式。我教给你，你练好了后，可以防身，你姓石的那位朋友的武功很高明吧？”

“他的武功，若果以年纪来说，恐怕江湖上已少有对手了！自然，若果以老一辈的人比较，还差了一段时光！”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有多大年纪？”

“廿二岁？叫凌起石！”

“凌起石？就是他？曾经大闹京师的凌起石？”

“就是他！”吕玉娘说。“那一次，他就是为了救我爹爹才大闹京师的！后来，他化装成一个花王，在我家过了三年，临走时，我们才知道他叫做凌起石！”

“这么说他的品德确实不错，我就放心了！”她用手支撑着床，坐起来，“吕姑娘，试扶我下床！我觉得似乎可以活动啦！”

“那会这样快！”吕玉娘边说边扶奶奶，结果奶奶扶着吕玉娘可以站直身子了！她说这是十多年来第一次站得直身子，所以显得非常激动，异常兴奋！她说，过几天大约可以走路了！语气充满希望。

吕玉娘也十分高兴，因为她第一次使用针术替人治病便有此成绩，实在太令她满意了。后来她也学会了奶奶教的新招，她要告别奶奶，老奶奶却答允陪她一起离开，并助她一臂之力！小琪听得到可以出去玩，最高兴的是她！她不断问吕玉娘外边的事，请吕玉娘把外边的事告诉她！

原来小琪是个刚满两岁就给抱到这儿的。此时整整十岁，她是来了八年整，对外边的事物可说是一无所见，就是

知道一点点，也是由奶奶和英姑说给她听的，她曾央求英姑带她出去看看，英姑总是不肯，因此，她有时恨英姑，赌气不和英姑说话的。但她到底是孩子，很快便过去了。

英姑的年纪比奶奶还要大，一头白发，拄着拐杖，略带驼背，若果不知底细，很难想象她是一个身怀绝技的老人！她是替奶奶运送食物来的人，过半月十日就来一次的，这一两天她是应该来了。吕玉娘思念凌起石，心急如焚，片刻难忍，但她又不忍过于使奶奶难堪，因此，她只好在多留两天。但她说明在先，两天之后她就自己走了！

这一天是最后一天了，吕玉娘和奶奶都在练功，小琪在外面，奶奶说过她练功的时候，是不许任何人惊扰的，所以小琪守在外面，连耗子也不许走动，但是，她突然看到英姑，不禁喜极而叫：“英姑，你来了！不要入去，奶奶和姐姐练功，你别入去！”她走出去拦住英姑，英姑却听得愕然，低问：“姐姐？那来的姐姐？”

“从水坑来的！”

“什么？从水坑来的？小琪，你再说一次，姐姐真是从水坑来的？”

“是呀！”小琪回忆说：“有一天，我早上起来，看见一位姐姐全身都湿了，我问她从那里来的，她说，从水里爬出来的！后来，奶奶听到我同姐姐说话，奶奶叫我请姐姐进去，奶奶……”

“小琪，你同谁说话了？”奶奶的声音由洞内传出来。

“奶奶，英姑回来啦！”小琪说。

“小姐，我回来了！”英姑说。

“英姑！”吕玉娘叫了英姑一声！

“英姑，这就是姐姐！”小琪替吕玉娘介绍。

英姑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冷冷的看吕玉娘一眼，向内一看，吃了一惊地扑前急叫：“小姐，你……”

“英姑，你不用替我担心，我不但可以走路，还可以练功呢！”她坐马吐掌，掌风呼声疾发，打在石壁，打得沙石簌簌下坠，洒了一地。她笑着说：“你想不到吧？是这位吕姑娘救了我的！你不是患有风湿病？打风下雨就会作痛？等一会请吕玉娘替你治一治，可能也会没事！”

“不必了！我的风湿年来已少发作，大约已经好了！”英姑仍对吕玉娘有敌意地说：“这位吕小姐是……”

“她就是我家救命恩人吕大人的千金！你怎么啦，似乎对她无礼！”

“小姐，你问清楚？她真是吕恩公的千金？”

“怎么，你有怀疑？”

“小姐，请问吕小姐是几时来的？几天了？”

“她来了，小琪，姐姐来了几天了？”奶奶问小琪。

“十七天！今天是第十七天！”小琪肯定地回答。

“嗯，十七天，这么说，不会是她，我看走眼了！”英姑自语。

“英姑，你说什么？看错什么？”

“小姐，大约是七日前，我见到一位姑娘，也和吕小姐长的一模一样，骑一匹瘦马，向人问路，我看了她几眼……”

“她问路去那里？”

“她问去殷家庄怎么走法，我想，去殷家庄的大约不是好人，见吕小姐和她长得一模一样，我便怀疑她……”

吕玉娘微微一笑道：“英姑，你觉得她的口音也跟我一

样是不是？”

“吕姑娘，你认识她？她是你的姐妹？”英姑说。

“英姑，她骑的那匹马又高又瘦，很难看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错，这么说，你真是认识她了？”

吕玉娘依然不答，再问道：“英姑，请问殷家庄是个什么地方！近日来有什么活动？”

英姑道：“殷家庄是昆明的第二大庄，第一大庄是段家庄，段家是王族，现在仍有王爷，但说到实力，却未必胜得过殷家庄；段王爷有的是官兵，殷家有的是江湖亡命徒。最近殷家正在招兵卖马，似乎有什么异动，招募勇士仍在进行，我怀疑那位姑娘应募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英姑，你猜得很对，他是应募的。但是，你却看走眼了，他不是姑娘，他是一位男扮女装的武林高手，他去殷家庄，是为了追查一个漏网的恶魔楚天南。”

“楚天南？黑石湾的楚天南？”

“不错，正是他！”

“楚天南确是在殷家庄，殷大鹏把他看为上宾招待呢！你怎么这么清楚？”

“吕姑娘，你以为那姑娘就是凌起石扮的？”奶奶问。

“我相信是他，他一定在找不到我之后，便自己去昆明找楚天南算账！”吕玉娘说。

“小姐，你说的凌起石，是……”英姑问。

奶奶抢着说：“他就是几年前大闹京师的凌起石，也是吕玉娘的未婚夫，他们两个本来是路过这里的，不料扫荡飞鱼山寨时，吕姑娘中伏跌了下来，由水坑冲到这里，凌大侠大约是为忆念吕姑娘，便扮吕姑娘吧！”

“原来有这许多故事的，倒是我多心了。吕小姐，我老眼昏花，看不清楚，实在抱歉，请你多多原谅！”英姑向吕玉娘行礼。

吕玉娘急急还礼说：“英姑，你老人家有什么事吗？再说来听听。”

英姑把这半个多月来所见所闻说了不少，直谈到深夜才安歇。

翌日早晨，各人便收拾好行囊，一起离开。

英姑带着大家左转右转，上高滑低，走了好长一段路才到尽头，已经是快近山脚了。出了山洞，小琪就高兴得又跳又叫了。

“英姑，我们现在先去那里？你对这地方比我熟识，你出主意吧！”奶奶说。

英姑道：“既然凌大侠去了殷家找楚天南，我们自然是去助凌大侠一臂之力！”

“英姑，你是说，我们也去殷家庄？”吕玉娘问。

“不是去殷家庄！他们虽然未必认识我家小姐，但一定听过我家小姐名字，我们不方便去殷家！”

“那么，我们去那里？”吕玉娘再问，可见其心情之急。英姑说了几个可以去的地方，但却又自己否定了，最后说：

“依我之见，我们还是寄住西山的西莲庵最好！第一，我们都是女的，住庵堂较为方便；第二，庵主佛莲为人正派，不如其他地方有轻薄之徒走动！还有第三，距离殷、段、乔三庄都不太远。”

“这地方确是很好。英姑，你与庵主相熟？”奶奶老于世故，想到这一点，

“我与庵主颇为莫逆，小姐放心！我们去借住，谅必无妨！”

“这就好！”奶奶说。于是一起朝西莲庵去。

英姑恍如一匹识途老马，她做向导，带着大家去西莲庵，沿途向吕玉娘介绍昆明风光景物，远远指着一座山道：

“我们现在要去的就是那座山了，它叫做观音山！”

“它叫观音山？”吕玉娘诧然反问。“英姑，你不是说去西山的？怎么又去观音山？”

“吕姑娘，西山是一个总名，包括了碧峣、华亭、太华、罗汉、观音等山在内的！这许多山纵列如屏，环绕昆明，俯瞰滇地，合称为西山，远远望去，恍如一个巨大无比的巨人躺在地上，故又有人称它为睡佛山！”奶奶插嘴解释。

英姑接口道：“这一带山峦，是四季常青的，全年风景都美好如春！太华山尤其雄伟，峭壁悬崖处处，林木葱郁终年不凋，有空的时候，我带你登上山巅去，你可以俯瞰昆明，尽收滇池美景入眼，那才叫人心情舒畅呢！”

“好！有这样好的去处，我一定去！英姑，到时你可要带我去啊！”

“我带你去容易，就怕到了那时候，另外有人带你去，你又会觉得我在身边是障手障脚呢！”

“你，你胡说！”吕玉娘听出英姑话中有话，顿时脸为之红，娇嗔作态！但心中却飞快的闪现出凌起石的影子，同时想到，假如真有那么一天，自然是与凌起石一起去欣赏更有情趣。

四个人经过长途跋涉，终于来到观音山了。在山下仰首上望，英姑向上半处一指道：“有几株参天大树那里就是

了，在这里看不清楚，里面的地方可不少呢！”

“英姑，别说了，还是上去再说吧！”吕玉娘希望早点到达西莲庵，向庵主打听一下这几天昆明发生过什么事情，殷家发生过什么事情。

英姑把奶奶她们带到西莲庵，守护庵门的和英姑熟悉，把英姑扯过一边说：“英姑，这几天庵中发生事故，庵主忙得不可开交，脾气也显得躁暴了！我劝你最好还是另外找地方的好！”

“发生什么事了？这里一直都平安无事的，怎会突然发生事故？”

“你知道我们这里防卫相当森严的，但这几晚，晚晚都发生事故！弄得人心惶惶！有的人已经准备离开了！”

“明心师父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故？你还没说呢！是什么事？”

“奸杀！先奸后杀！每晚一宗，今晚是第四晚了！”

“这么说，已经有三个被害了？”

“不错，有三个被害了！”

“这里的师父都会武功，怎么全不发觉？一点线索也没找到？”

“没有！就是这样才叫奇怪！庵主给这件事烦死了，所以我劝你最好不要找她！”

“不！这儿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我更要找她！”英姑断然说。“明心师父，你知道我与庵主交情不浅，她有事，我怎可以不理？”

她们说的虽然很细声，但仍然瞒不过吕玉娘和奶奶，吕玉娘对奶奶说：“奶奶，怎会这样的？”奶奶说：“大约是

寻仇的，也可能是色魔肆虐！吕姑娘，凡是色魔害人，一般都不限于武功过人，而且，多兼用邪术的！比如迷魂邪法或迷药！”

“奶奶，我们怎办？住不住在这里？”

“不必我们操心，等英姑去决定好了！她会替我们作主的！”

“嗯，奶奶说的是。”

明心见英姑那么说，知道自己再劝她也不会听从，便不再说了，入去代为通报庵主。庵主听说英姑来了，本来很高兴，就叫请她进去，及至明心说出除英姑之外，还有三个女的，庵主便皱了皱眉头，道：“你叫她另外找地方吧，这儿不便。”

明心说她已对英姑说了，但英姑不肯走，一定要见庵主。

庵主挥手道：“我不见她，我不能连累她，你出去对她说，我不见客，任何人也不见，你叫她快走，要即刻走。”

“是，知道！”

“你出去吧！记住，叫英姑快走……”

正说间，英姑进来了，说：“庵主，你不要叫了，我不会走的，今天，我专程给你介绍两位朋友认识，你虽然有事，我们也不会走的，世间本无安乐土，不安全处最安全，我已经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，所以更不肯走。”

“英姑，以你我的交情，我是欢迎你来的，可是你那儿位朋友，我真不好意思留她们。”庵主说。

“庵主，现在不过刚过午时，还早得很呢！你且见过她们如何？若果见过了，仍不肯留客，我想，我可以赖着厚脸不走，她们是不会的，她们都是我的朋友，你先见见她们如